

# 从《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 《狂人日记》看塞万提斯与 鲁迅的思想启蒙

黄楚晴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1620)

【摘要】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塞万提斯和鲁迅都在不同意义上开创了现代文学，他们创作的《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上有很多共同点，本文试图通过这些作品的比较中，展现出他们贡献给世界的人文启蒙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时时叩击着人们的心扉。

【关键词】堂吉诃德；阿Q；狂人日记；鲁迅；塞万提斯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346(2009)02-0046-03

三百年的漫漫跋涉也许风干了历史的真正面貌，但并不能掩盖可贵的精神和臻美的艺术。当17世纪的西班牙小说传奇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巨匠相遇，人们便可惊讶地发现：这果真是一个“空间上隔得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聚甚近的广阔的世界。”

本文试图通过对《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分析比较，来展示两位文学大师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对人类思想的启蒙，以及“堂吉诃德”在当代的本质内蕴。

## 一、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的二元统一

《堂吉诃德》的故事在今天已如民谣般家喻户晓：一位已不年轻的绅士对骑士小说深深迷恋，“固执成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是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他决定付诸实践，于是披上盔甲，拾起长矛；以海岛总督的职位诱惑农夫桑丘作他的侍从；让快要搬家的挤奶姑娘作自己的梦中情人，万事俱备，踏上征途。

一路上，他跟风车作战，把旅店当圣殿，把砍杀羊群当作与邪恶军队的对抗……尽管四处碰壁，他却愈战愈勇；尽管遭受嘲笑，他还是要和臆想中的弗瑞斯冬法师对抗到底。他本人带着朝圣的虔诚态度，读者们却轻易地就感受到了忧伤、戏谑的味道。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典型的喜剧叙事小说。

乍一看，塞万提斯笔下的“哀容骑士”与鲁迅塑造的阿Q很像。

阿Q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在现实中被打败，却在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也就心满意足地得胜的走了”；自己穷得只剩一条裤子，却想象着“我们先比你阔多啦”……阿Q性格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简言之，就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

败。他自认为是世间第一自轻自贱之人，但抛开“自轻自贱”不说，毕竟也是“世间第一”啊。这种逃避、怯懦的思维方式，像沾了蜂蜜的大麻，让他沉浸在麻木的精神状态中不能自拔。

两部巨著都以喜剧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却都隐含着莫大的悲剧意蕴，两位大师在这一双层结构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默契，但塑造人物导致悲剧的原因却各不相同。

正如拜伦所说：“《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服坏人是他的唯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的确如此，他希望“扣除暴行，申雪冤屈”，他相信“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他不畏艰苦，风餐露宿，在他荒诞不经的行为背后折射的是他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随时准备赴汤蹈火的精神，闪耀的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光辉，而这恰恰是我们在阿Q身上永远不会看到的，也是让鲁迅最为痛心的。

阿Q的丑不在于他的癞疮疤，他的悲也不是因为他的贫穷和失败，而在于他如此自视菲薄，用尽各种欺瞒的手段使自己精神上获得宽慰，却永远怯懦地面对他眼前的世界，逃避他本应对的一切，而这种逃避却是在堂吉诃德的背影中绝对找不到的。悲喜剧的尖锐对立与交融统一在他的身上激烈碰撞，比之于堂吉诃德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其实，与堂吉诃德相像的并不是阿Q，而是“狂人”。

他们都与现实格格不入，都在拼死做精神的突围。他们被满世界“不正常”的人视为“疯子”，最后不得不变成“普通”的人回归那个“正常”的世界。真正可悲的并不是堂吉诃德和狂人自身，而是大

众眼中的“笑料”和“疯子”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觉醒者。“他们分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却尝尽了孤独的况味”。

堂吉诃德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世界的丑陋与荒唐，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能推进人类更幸福的伟大骑士。他同现实世界尖锐对立，却依旧骄傲地反抗。《堂吉诃德》不断瓦解着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人们惊讶地发现，与这个世界的腐朽一直做着不懈斗争的，竟是一个如此不堪的老人。他踏着黄金时代的土地而来，却给浮华的社会敲响一记闷钟！

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能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到“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诅咒吃人的人”，更怀抱一丝希望的念叨着“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本是一种最为理性的劝导，却由于被拯救对象的集体愚昧，反而全变成了非理性的疯言疯语。但没有人知道，当这个狂人轻轻地问：“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时候，他才是那个“黑暗屋子”中最先觉醒的人。

塞万提斯和鲁迅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让主人公变成了同现实世界无法融合的人，他们不停地挣扎反抗，希望能唤醒麻木的人们，但最终或沦为笑料，或变成狂人。幽默的口吻对于他们的拯救意向而言，无疑涂抹了一层最悲凉的色彩，更以喜剧的姿态展示了这个社会最悲剧的内核。

## 二、人文关怀与启蒙困惑的并存

16世纪末的西班牙风雨飘摇、衰败没落，腐朽的统治已无法让国家进一步壮大，同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颠覆着本就不坚固的上层建筑。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塞万提斯给海盗做过奴隶，带领过俘虏逃亡，当然也遭到过酷刑逼供，但出奇坎坷的一生却从未出卖过朋友，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堂吉诃德》的中文版译者杨绛先生曾在《译者序》中这样写道：“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的确，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早已融为一体，当堂吉诃德在宣扬自己除暴安良的骑士精神时，也一再地强调着“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呼吁着平等与正义，他理想中浓重的乌托邦色彩正是启蒙思想的体现，而塞翁也因此树起了一面人文主义的大旗。

在整部小说中，都蕴含着一种“看”与“被看”的表现模式，像公爵夫人和她和侍从对堂吉诃德主仆的种种恶作剧构成了小说第二部的主要情节；还有堂吉诃德为了能够得到“堡主”的册封，与小厮假扮的骑士决斗，但周围的观众却全当成了一种表演，“他们像小孩子等看绞刑”，在这场演出中，堂吉诃

德越是真诚，看客们就越有快感，就像塞翁在第二部结尾处写道得那样：“堂吉诃德的疯狂和高明，以及他的侍从桑丘的滑稽，都注定是给全世界娱乐的。”而在这“看”与“被看”的角色扮演中，自然地衍生出一种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启蒙关系，这也许是对后世印象更深的部分。

堂吉诃德与桑丘扮演的正是这种启蒙关系，作为骑士，堂吉诃德希望能带领桑丘一起匡扶正义，就像塞万提斯希望能用这部小说唤醒精神贫瘠的西班牙人民一样。但他最终失望了——塞万提斯在开篇就写道：“他活着是个疯子，死了却是个智者”，堂吉诃德没能改变桑丘，塞万提斯也没有受到尊重，最后他安排堂吉诃德重返家园，年迈的哀容骑士在病床上终于“醒悟”：“我从前是个疯子，现在头脑清醒了……”。

如此绝望，这种“清醒”标志了启蒙意志的失败，塞万提斯的困惑始终得不到答案后终于无解，只得回归“正常”的话语体系，因此，唯一清醒的人也要沉沉睡去，这更是一个国家必然衰微的寓言。

令人惊奇的是，塞万提斯在本国难觅知音，却在三个世纪后的中国找到了理解他的同胞。鲁迅作为文学先驱出现在20世纪初的舞台上时，就注定要扮演现代堂吉诃德的角色。他是自觉的启蒙主义战士，在钱玄同的鼓励下，他感到旧中国就如同“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但也许凭借拼命的呐喊，可以唤醒一些人们。

为了逼使人们睁开眼睛正视这个世界，鲁迅在深刻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基础上，塑造了狂人、阿Q等一系列不朽的典型，尤其是作为第一篇振聋发聩的白话文小说的《狂人日记》，精准地击中了旧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号召人们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宣告了旧观念的死亡。当然，小说中也布满了“路人”，就像阿Q，曾经也是一个路人，最后竟沦为被看的角色。于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看客形象，“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高度浓缩的体现，取得了象征的意义”。更可贵的是，鲁迅没有同他的前辈一样急于挥动堂吉诃德的长矛，也没有止于沮丧和悲伤，而是不断地反思——“狂人”通过“呐喊”唤醒“阿Q”，他就能获得幸福吗？大众跟着启蒙者走就真的会踏上金光大道吗？

这是启蒙者的困惑。早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就曾借主人公之口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他的疑问是破天荒的，但无疑是当时的社会最需要的：创造未来的道路比煽动人们的理想更重要，否则只是在制造新的痛苦！他后来又创造出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也是在阐释这个道理：如果知

识分子的理论教不了大众，那么就会害了大众。最后子君死掉，就是在说明启蒙出了问题。在这一点上，鲁迅比塞万提斯更有远见。

### 三、艺术手法上“虚”与“实”的结合

塞万提斯和鲁迅都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塑造人物方法，最典型的就是体现在对名字的介绍上：《堂吉珂德》开篇就说：“据说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基哈达或克萨达，对此各种记载略有不同。推测起来，应该叫吉哈纳。”同样，《阿Q正传》也是声称对所传之人并非全知，关于阿Q的姓氏，名字的写法，出生的籍贯全都模糊带过。

这些不仅展现了这个世界对人物命运的冷漠，也是在提醒读者，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但是，两位大师又都将这种虚构放置于真实的社会世故中，堂吉珂德与阿Q的行动竟体现出充分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这样一来虚化了具体的时代特征，摆脱了狭窄的时代空间，小说的意旨伸向更为宽阔、也更有久远的文化空间；也因此，尽管启蒙的意义已有所改变，但他们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活跃至今。

塞万提斯出奇坎坷的一生经历了整个欧洲中古史，他对人性的感悟已然超越了特定的阶级。他塑造的堂吉珂德和桑丘之所以打动今天的人们，是因为在他们背后也藏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

堂吉珂德的执着与疯狂并不是为了追逐世俗的利益，而是为了心中永存的骑士理想。现实生活对他的不断摧残，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一面镜子。塞万提斯告诉我们：堂吉珂德的苦痛并非来自几个嘲弄他的看客，他负荷的是全人类的共同的弊病——人性的弱点。

他不断遭遇失败，却依旧挥戈前进，他之所以不愿在家中安度晚年，是他从内心无法接受自己放弃理想、任由现实摆布。可是人的追求真的有终点吗？塞万提斯借由堂吉珂德的口向这世界发问：我们真的在向理想的生活迈进吗？最后堂吉珂德重返家园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碰壁，否则在他第一次失败时就应该放弃，真正动因是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对自身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从而迷失了方向。这才是塞翁在突破了时代的枷锁后，得以在文化领域上重

生的悲剧意义。

而《阿Q正传》、《狂人日记》诉说的何尝不是这个道理？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他始终强调要划清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正是抓住了堂吉珂德精神的关键。他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正是在于同现实的搏斗，而不是将头脑中虚幻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人生。怯懦和懒惰、“瞒和骗”制造的精神出路只会让人一天比一天更堕落，只会如阿Q般行尸走肉。人若想获得拯救，决不能依赖启蒙者，更应该相信那个人永远是我们自己；但若想最终获得成功，也必须经历哀痛。想必塞万提斯为堂吉珂德取名“哀容骑士”也是出于这一点吧。

在“理想”与“现实”的文化空间里，堂吉珂德与阿Q、狂人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

人们都有自己的梦想，甚至是莫名的冲动，然后“幻想指引着行为，行为牵出的后果，都巧合重叠，指向一个你希望看到的景象，人生似乎就是成功的”。我们自认那不是堂吉珂德式的行动，是因为最后获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一旦我们希望的景象未能出现，一旦我们失败了，是不是我们都变成了堂吉珂德？难道我们没有正视现实，甚至没有活在现实之中？

塞万提斯和鲁迅让我们发现：理想与现实是人类持久的困惑。而他们“虚”与“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让他们的作品逃脱了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人物，在独立的文化世界里永垂不朽，而两位作家对这种困境的关注，也具备了永久的跨时代意义。

### 四、结语

塞万提斯和鲁迅这两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学先驱，摒弃了时代的、民族的创作风格的差异，在精神启蒙的领域里达到了完美的共鸣，人类文明的融会贯通、相互渗透在他们的作品中展露无遗。而中西两国的异质文化在跨越历史的艺术长河中源远流长，人类共同的人性探索与理性追问打破了巴别塔的神话，演绎成不同国度的作家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 【参考文献】

- [1] [德] 鲁多夫·洛克尔，《六人》“楔子”[M]，巴金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
- [2] 姜椿芳，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2[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 [3] 《堂·吉珂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跨文明比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20(1)。
- [4] 钱理群著，丰富的痛苦——堂吉珂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5] 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M]。
- [6] 马德里的广场和塞万提斯的忧郁[J]，书城，2007(11)。